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

白痴 (上)

一九二〇年出版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



世界文學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白痴 (下)

俄國文學巨匠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上海人民出版
社

WORLD CLASSICS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全 集

W O R L D C L A S S I C S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冯 炜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周、炜 译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1·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1821年10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医师家庭里。184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彼得堡工程学院毕业之后，就完全献身于文学事业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受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影响，也受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憎恨农奴制度，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发生过很大的动摇，使他不能上升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水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穷人”以后所写的一些中篇小说里，就反映了这种动摇的情况。在他1846年写作的中篇小说“同貌人”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刻画官吏和小市民阶层出身的“小人物”的心理矛盾，这些人一方面心里充满正义感，一方面又有不惜用谄媚逢迎，投机取巧的手段达到提高社会地位和步步高升的愿望，这两种感情在内心作着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力图理解产生这种内心矛盾的原因，但是他没有能够揭示出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即没有从社会制约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参加革命小组而于1849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在服苦役期间，他改变了原有的革命的激进的想法，认为不能用革命方式改变社会的生活条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释放后，又开始了中断多时的文艺创作活动。历经磨难的他，用现实主义的传统手笔创造了许多鲜活



白痴

有力的人物形象，达到了文学创作的顶峰。《白痴》就是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长篇小说“白痴”写于1867—1868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世界声誉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小说刻划的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对心理动态的捕捉也极为精确，故事情节大起大合，雄浑有力，该篇小说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描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后彼得堡的广阔图景。在这部小说里登场的，除了贵族和官僚阶级上层分子的代表者而外，还有在资本主义城市中产生的具有不同心态、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阶层和职业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指出说，他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个过渡的、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一方面是急剧破坏过去的传统，一方面是产生空前未有的各种重大社会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后，金钱的势力不断增大，这正是他所描写的时代的过渡性质的一种典型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两个社会面貌完全不同的家庭的生活，表明在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后时期的社会生活中，金钱开始发生怎样巨大的作用。这部小说用对照的方式描写了酒鬼“退休将军”伊伏尔金的家庭和叶潘钦将军的家庭。为着金钱和权势怎样出卖本不干净的灵魂。

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的形象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形象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要描写娜司泰谢·费里帕夫娜虽然出身贫寒，但是一心想追求正义的愿望，描写她的委屈和憎恨，描写她反对社会不平等和贬低人性的感情。

“白痴”这部长篇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一样，



它所蕴含的力量就是用批判的态度描写统治阶级，揭穿资产阶级私有理想的丑恶面目。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用什么理想来对抗沙俄统治阶级的现实生活呢？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中心人物梅思金公爵，就是他的理想的具体表现。

梅思金公爵幼年父母双亡，留下他孤苦无依，饱尝人世的艰辛，终于长大成人，并且依靠个人奋斗，跻身上层社会。他根据自己的体验，深知受人唾弃和凌辱是非常苦痛的事，因此，他对一切孤苦伶仃的不幸者都表示同情。作家借用公爵的口，抗议社会对于罪犯、妓女、病人、孤儿所抱的毫无人性的态度。

在《白痴》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揭露了沙皇俄国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和阶级压迫作了严厉而尖锐的批评。



第一部

第一章

十一月末，结冰的日子，彼得堡—华沙铁路有一趟列车开足马力，在早晨九点钟左右，开进彼得堡城。空气潮湿并且有大雾。从车窗向外望去，铁路两旁大约十步以外，一切都显得很模糊。旅客中也有些是从国外回来的，但是三等车箱有些拥挤，里面坐的差不多都是短途乘车的小生意人。大家都很疲劳，经过一夜的旅程，眼皮都抬不起来了。人人都冻得发僵，脸是灰黄色的，好像雾的颜色一样。

在一节三等车箱内，从黎明时起两个旅客就对坐在窗边。这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没带多少行李，他们的衣服都不很讲究，面貌却很有个性，再有，两个人又都乐意攀谈。如果他们俩彼此知道他们在这时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那么，他们对于在彼得堡—华沙铁路三等车厢里相互对坐的巧遇，肯定会表示惊讶的。他们中一个身材不高，二十七岁左右，头发鬈曲，颜色发黑，眼睛很小，是灰色的，但炯炯有神。他的鼻子扁平，颧骨隆起。两片薄嘴唇不时流露出一种傲慢、嘲讽、甚至恶毒的微笑；但是他的额头很高，形状也十分好看，弥补了面



孔下部的缺陷。在这个青年人的脸上，特别显眼的是像死人一样苍白的脸色，青年的体格虽然很强壮，可是由于脸色的关系，使他的全部面貌看上去有些倦态。同时，他还露出一一种十分热烈的表情，这和他那傲慢的、粗暴的微笑，和他严厉的、自负的眼神极不相称。他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小羔皮的黑色紧领大氅，因而夜里没有挨冻。可是，他的邻人浑身发抖，显然对俄罗斯十一月潮湿的寒夜没有做什么准备，饱尝它的滋味。他穿着一件非常肥大和厚重的斗篷，上面有一顶风帽。这件斗篷和在遥远的瑞士或意大利北部的旅客们冬季常穿的斗篷没有什么两样，当然，那些旅客并不打算走从埃特库宁到彼得堡这样长的路程。但在意大利有用，而且感到非常满意的东西，在俄罗斯便不是很有用。这件带风帽的斗篷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或二十七岁，身材比一般人高些，一头浓密的金发，脸颊内陷，疏疏落落地长着一点差不多全白的小胡子。他的一双碧眼很大，经常凝聚不动。它们流露着一种平静但很沉痛的神色，它们充满一种奇怪的神情，有些人冷眼一看，就会猜出他患有癫痫症。但是，这个青年人的脸是愉快的、柔嫩的、干净的，只是缺乏血色，现在甚至冻得有点发青。他手里摇晃着一个用褪色旧绸裹着的小包袱，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他穿着厚底皮鞋，带有鞋罩——都不是俄国式的。那个穿着紧领外套、长着一头黑发的邻座旅客看清了这一切，也是因为无事可做，于是同这位穿斗篷青年聊起天来。他带着一种冷嘲热讽的样子，当人们对邻家的失败幸灾乐祸时，有时会表现出这样无礼的、粗鲁的神情。他问：“冻僵了吗？”

说罢，耸了耸肩膀。

“冷的厉害，”邻座的人十分爽快地回答说，“您瞧，这刚



刚是结冰的日子。如果到了大寒，不知会怎样呢？我万万也没想到，咱们国家会这样冷。我已经有些不习惯了。”

“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吧？”

“是的，从瑞士回来。”

“啊！是这样！……”

黑发的人打了个口哨，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两人攀谈起来。披着瑞士斗篷的金发青年在回答那个黑脸邻人的所有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直爽。对一些十分鲁莽、无关痛痒、毫无意义的问题，他并不产生任何怀疑。他回答说，他离开俄国确实已经很久了，大概有四年多了，他到国外去是为了治病，他患有非常奇怪的神经病，这病类似癫痫或者维多司跳舞病，有些震颤和痉挛。黑脸人听他说话时，冷笑了好几回。他问：“怎么样，外国医生给您治好了吗？”金发青年回答说：“不，没有治好。”当时黑脸人笑得十分厉害。

“喔！大概钱花了不少吧？我们国家的人偏偏相信外国医生，”黑脸人带着嘲讽的口吻说。

“确实！”一个坐在旁边的人插嘴说。这位先生穿得很破，好像是个很冷酷的小官僚，大概四十多岁，体格强健，红鼻子，满脸疙疸，“确实，他们只是白白地骗取俄国的一切资源！”

“在我的事情上，您是不对的，”从瑞士回来的病人用平静而和蔼的声调说，“因为您不了解所有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您争辩。不过，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而且我在国外时，差不多他养活了我两年。”

“怎么？没有人供给您钱吗？”黑脸人问。

“是的，在国外的時候，本来由伯夫里柴夫先生提供给我



钱，可是他在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写信给国内的叶潘钦将军夫人，她是我的远房亲戚，但是没有收到回信。所以我只好这样回来了。”

“那么，您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您是说，我打算住在什么地方是吗？……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呢……是这样……”

“还没有决定吗？”

两个听话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了。

“可能你所有的财产都在这个包袱里吧？”黑脸人问。

“我敢打赌，肯定是这样的，”红鼻子的官员带着洋洋得意的样子，附和着说，“他在行李车里一定没有寄放什么东西。不过我们还要说明一下，贫穷也不是什么罪过。”

结果确实如此。金发青年十分爽快地，立刻承认了这一点。

“您的包袱总是具有一些意义的，”官员继续说，那时候他们已经笑了一个够。“我们虽然可以打赌，说里面没有法国、德国以及荷兰的金币，只要看您那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就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这一点，但是……如果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个像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个包袱就具有另外一种意义了；当然，如果叶潘钦将军夫人果真是您的亲戚，您没有由于疏忽大意而搞错的话，……人们由于粗心大意或者想象力太丰富，常常会发生错误的……”

“您又猜对了，”金发青年接着说，“我真是差点弄错了。这就是说，她和我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她没有给我回信，说实在的，对她我丝毫也不觉得惊奇。我早就料到了。”

“您白白地浪费了寄信的邮资。唔……至少说，您是坦白



而诚恳的，这倒十分值得夸奖！唔……因为他是社会名流，所以我认识叶潘钦将军。在瑞士供给您生活的那位已去世的伯夫里柴夫先生，如果他就是尼古拉·安德列维奇·伯夫里柴夫的话，我也认识。姓伯夫里柴夫的有两个人，是堂兄弟。另一个到现在为止还住在克里米亚。至于已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维奇，倒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平日交往也不算少，在世时有四千名农奴……”

“对，他的名字就叫做尼古拉·安德列维奇·伯夫里柴夫。”青年人回答以后，就不时地打量这位对什么都知道的万事通先生，但是那眼光很好奇。

在某种社会阶层内，有时会遇见，甚至常常遇见这类万事通先生。世界上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不晓得的事情。他们把所有的智慧和才能，把经常活跃的好奇心，不可遏止地集中到一个方面。当然现代的思想家一定会解释说，这是由于他们缺少比较重要的人生趣味和见解的缘故。不过，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几个字只是指着一个个十分狭小的范围来说的，就是说：某人在什么机关服务，他认识谁，他有多少财产，在哪一省当过省长，娶什么人做妻子，妻子陪送了多少嫁妆，他的堂兄弟是谁，表兄弟是谁等等，诸如此类。这类万事通大多都穿着捉襟见肘的衣服，每月拿十七卢布的薪俸。他们熟知底细的那些人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不过，从这种和整门科学相一致的知识，令他们可以获得充足的安慰，而从他们就开始骄傲自大，甚至不可一世。这倒的确是一门富有魅力的科学。我看到一些文人学者，诗翁和政治家，在这门科学里寻找而且居然找到高度的舒适生活和目的，有的甚至就靠这个起家。在这番谈话的整个过程中，黑脸的青年一直在打哈



欠，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急不可耐地期待旅程的结束。他心神不宁得万分厉害，用惊慌来形容也不算过分。他的举止有点奇怪：有时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笑起来了，连自己也不知道，不了解笑的是什么。

“请问贵姓？……”满脸疙瘩的先生突然对那个拿着包袱的金发青年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思金公爵，”金发青年立刻很爽快地回答说。

“梅思金公爵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吗？我不知道。我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官员一边沉思，一边回答说，“我讲的不是姓，这个姓自古以来就有，在卡拉姆辛的历史里可以而且应该可以找到它。我说的是您本人。真的，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遇不到梅思金公爵族下的人了，几乎是消息茫然。”

“那自然喽！”公爵立刻回答说，“梅思金公爵一族的人，现在除了我以外，已经完全没有了。我认为，我是梅思金家最后的一个男人。至于我父亲一辈和祖父一辈的老人，全是乡下的田主。不过，我的父亲是士官学校出身，当过陆军少尉。我不明白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也算梅思金公爵的一族，大概她是族里最后的一个女人了……”

“嘿嘿嘿！自己族里最后的一个女人！嘿嘿！您说的简直太幽默呵！”官员嘻嘻地笑起来了。

黑脸人大大冷笑了一声。金发的年轻人也十分吃惊，他对自己说出那么下流的俏皮话来感到十分吃惊。

“您知道，我是一不小心才说出来的，”他终于很惊异地解释了一句。

“当然当然，”官员很愉快地迎合着说。



“公爵，在国外您跟大学教授学过科学吗？”黑脸的人突然问。

“是的……学过……”

“我可从来没有求过学。”

“其实我仅仅只是学了个毛皮而已。”公爵补充说，几乎带着道歉的口气，“因为我有病，他们认为我不能按部就班地求学。”

“您认识罗果静家的人吗？”黑脸的人快嘴问道。

“不，我不认识。我在俄国认识的人非常少。您姓罗果静吗？”

“是的，我姓罗果静，名叫帕尔芬。”

“帕尔芬吗？不就是那个罗果静家的人吗……”官员很郑重地说。

“是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黑脸的人带着非常无礼的急躁神情，连忙打断官员的话。不过，他连一次也没有拿满脸疙疸的官员做对手，从一开始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说话。

“但是……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官员惊讶得发呆了，他的眼睛快要瞪了出来。他的整个面孔马上露出一種崇拜和谄媚、甚至畏惧的神情。“您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谢敏·帕尔芬诺维奇·罗果静的少爷吗？在一个月之前他不是已经死了，并留下二百五十万卢布的遗产吗？”

“你怎么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卢布遗产呢？”黑脸的人打断他的话，这次连向官员望都不屑望一眼。“您瞧！他们马上钻营上来，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父亲去世一个月之后，我才回家奔丧；我是从蒲司可夫来的，连一双皮鞋都没有。我的混蛋兄弟，我的母亲，既不给我寄钱，也不通知我一



声！对我简直像对待狗一样！在蒲司可夫我害了热病，躺了整整一个月。”

“现在您一下子可以拿到一百多万卢布啦。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呢，我的老天爷！”官员摆着双手。

“请问，这与他有什么关系！”罗果静又恼怒地、恶狠狠地冲他点头。“就是你头朝下哪怕给我跪地求饶我一个仔儿也不会给你。”

“我一定这样走，我一定这样走。”

“你瞧！就是你跳一个礼拜的舞，我也分文不给你，决不给你。”

“你不给就不给吧！我本来就该这样作；你不给就不给吧！我仍旧要跳舞。我就是把老婆孩子全扔掉，也要在你的面前跳舞。我应该对你表示敬意，我应该对你表示敬意！”

“去你的吧！”黑脸的人吐了一口唾沫。“五个星期以前我也像您一样，”他对公爵说，“带着一个小包袱，离开父亲，跑到蒲司可夫的婶母那里；在那里我害热病，躺下来了。我不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患了急病，一口气上不来噎死了。给死者一个永恒的遗念吧！不过，当时他差点活活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这是真的！假如当时我不逃走，他一下子就会把我打死了。”

“您做了什么事情使他这么生气？”公爵问，带着一种特别好奇的神情认真打量穿皮大氅的百万富翁。公爵虽然觉得万贯家产和承袭遗产确实有可以引人注目的地方，不过，他感到兴味而且惊讶的却还有其它的东西。罗果静不知为什么特别愿意跟公爵攀谈。不过他之所以想对谈，主要并不是因为精神上的而是因为肉体上的需要；主要因为精神躁动而不是因为为人坦